

魏

書

二十

蘇子瞻

PDG

列傳第三十六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
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
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
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
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
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
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

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
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麌三年世祖舅陽平
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
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
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
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
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
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
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

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
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
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不
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勲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
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
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
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
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
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

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
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
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
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
不可者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
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
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
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

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
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
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
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
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
以李官爲秦王翰傳後勅以經授恭宗甚見禮
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
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
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

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
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
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
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
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
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
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
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
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

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
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
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遼東公翟
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尋發
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
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
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實實罪不可
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
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

對竟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檨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䟽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䟽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今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旣而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

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旣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

然浩綜務處多摠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
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
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
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
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
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
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
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
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

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
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勅允爲詔
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
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
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
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
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
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

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
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官
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
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
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
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愼焉然浩世受
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
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
謬謬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

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
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
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
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
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
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
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
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
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

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
行舉動万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
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
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
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
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
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
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
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

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
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
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
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雋又不少
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
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
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
可除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世
祖召允昇階歔歔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

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勅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